

[英] 笛福 著 筱绮 张京 译

鲁滨逊漂流记

语文新课标
文化艺术阅读丛书

文化艺术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



鲁滨逊漂流记

〔英〕笛福 / 著
张京 /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滨逊漂流记/[英] 笛福 (Defoe, D.) 著;
张京, 筱绮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4. 1
(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
ISBN 7-5039-2479-9

I. 鲁… II. ①笛… ②张… ③筱…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2740 号

鲁滨逊漂流记

(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

著 者 [英] 笛福

译 者 筱 绮 张 京

责任编辑 金 燕 杨 秀

封面设计 怀 一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书 号 ISBN 7 - 5039 - 2479 - 9 / I · 1154

定 价 1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出版前言

真正的教育在于人的精神生活的陶冶。教育应首先是本真的教育，肩负着伟大的使命，它通过培养不断地将新一代带入人类优秀的文化艺术精神之中，通过教育和自我教育促进青少年学生自身能动性的开发，并使之参与到人类每一时代都具有的创新内容的历史传承之中。

教育使世界接近了人，也使人接近了人，正是由于教育，一切才全卷入自由而真实的交往与对话，人从小不假思索学到的东西将影响他整个的一生，教育使人达到了人生的一个新境界，体验到人类的高贵、教养并获取做人的标准。面对21世纪的一代青少年，同时也是面对公众与社会，我们要共同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基于此，我们满怀巨大热情，谨将此套《语文新课标文化艺术阅读丛书》郑重推出，献给青少年朋友，同时也献给刻苦攻读中的中学生们！

祖国文化宝库浩如烟海，外国文化亦如是。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为中考、高考蓄势，我们依据《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选编了这一套丛书。这里有中国古代文学、现

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但凡“新课标”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我们都予以收入，缜密编排。我们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是为青少年学生们做一点节约时间、节约金钱而取得最大收益的事。

希望通过阅读这套丛书，大家不但能考出好水平，如愿以偿地到达理想的彼岸，更使广大青少年具有广博的文化艺术知识，使丛书成为你们的良师益友。

“学海无涯书作舟。”船已启航，大家加油！

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原序

如果有人要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部私人漂流冒险的故事值得出版，而且在面世后会颇受广大读者的青睐的话，本编者认为，这里叙述的就是一部非常值得发表和鉴赏的传世佳作。

该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主人公遭遇险象环生局面而处乱不惊，最终一一化险为夷，他的精神、他的智慧和勇气实在可钦可佩，恐怕活在这大千世界上的人们很难能像鲁滨逊一样，独享这么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变幻莫测的独特经历了。

作者采用白描的叙法，态度认真、谦和，且很有说服力，并善于利用宗教教义解释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和一切现象，如同面对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智者，试图用亲身经历去向周围人论证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编者相信这个冒险故事所记录的是事实，不带有任何虚构成分。它不仅知识性和趣味性都很强，而且在德育方面，非常适合青年朋友借鉴。为此本编者认为，借助该刊物搭设个平台，把这部经典名著送交到广大读者们的手中亲自去赏阅，没有比此举更明智的了。话说至此，过多的语言在这里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了。

≈ ⊙ ≈

1632年，我出生于约克郡一个有教养和有身份的人家。我的父亲，原籍是德国不莱梅人，不是本地英国人。父亲刚到英国的时候定居在赫尔城。那时他经商赚得了一份家业，以后不再经商，搬迁到了约克郡。他就是在这座城市和我母亲结婚的。我母亲的娘家姓鲁滨逊，是当地一个名门望族，因此以我母亲娘家的姓氏为我取名叫做鲁滨逊·克鲁茨纳尔。大概是由于英语习惯读音的缘故，在别人或者我们自己叫我们的名字，或者在书写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克鲁茨纳尔便被叫做或是写为克鲁索。打那以后，我的同伴们都习惯地管我叫克鲁索。

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是驻佛兰德的步兵团的中校军官，他刚入伍的时候在赫赫有名的洛克哈特上校手下，后在敦刻尔克附近与西班牙人的一次作战中牺牲了。至于我二哥的下落，至今我全然不知。这就好像我的父母对我后来漂流孤岛的那段生活毫不知情一样。

我是家里的小儿子，身无一技之长，那时我的小脑子里充

满着形形色色古怪的念头：幻想着有一天能过上一种漂泊流浪的生活。当时我父亲年纪已高，不但给我请家教，同时也把我送去乡村学校上学，接受义务教育，他为我提供了充分的接受知识教育的条件，最大的希望是我将来能够从事法律工作。可是毕竟我个人的志向是漂洋过海，和父亲的愿望完全不相符。由于那个古怪的念头一直在作怪，我一意孤行地违抗父亲的意愿命令和母亲的恳求，对朋友们的劝说也置之不理；这种所谓的荒谬的想法，本身仿佛早已注定了我未来生活中即将要经历一种冒险的流浪生活。

父亲是一位严肃而明理的人，知子莫如父，他给我提出恳切而精辟的劝谏，好像能预测我的命运一样。一天清晨，他把我叫到他卧室，因为患有痛风病，他成天待在屋里。他和蔼地规劝我，所说的似乎都和这个主题有关。他问我，除了那漂洋过海的怪念头外，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让我离开自己的家乡父老呢。他还耐心地告诫我说，踏踏实实地留在自己的家乡对我是最好的选择，这样常常能得到家人的帮助，如果自身再勤奋努力些，置办一份家业，一样可以过上一种宁静而淡泊的幸福生活。同时告诉我，那些立志闯荡海外，冒险创业，过与众不同的漂泊流浪生活，藉以成名的人分两种，一种是家境贫寒的人，另一种是做梦发大财或做大事的人。这两种情况和我的社会地位都不符合，不是高不可攀，就是低不可就。我的家境属于中产阶级，用父亲的话概括是底层生活的上层状态。以父亲这辈子的生活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产阶层处于一种最佳的生活方式的状态，可以享尽人世间的幸福和安乐。他们既不需要和那些底层的体力劳动者一样历经饥饿，风餐露宿，品尝千辛万苦；也不需要和那些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一样，贪图名利，骄横跋扈，不仁不义，或是遭到排斥或是受到唾弃，而灵魂不得安宁。他还教导我，说有一件事情来证明这是一种标准的令人羡慕的幸福生活状态。事实上那些

虽贵为王公者也时常感叹自己的高贵地位和身份所附带的那种不如意，也希望自己处于中间状态，即介于卑微和伟大之间。自古以来的贤人也把这种状态定义为真正幸福的标准，他们向上苍祈祷赐给自己那种不贫不富的福分。

父亲还要我用心体会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个定数：或是上层人物或是下层人物都面临着形式不同的生活灾难，而中层人物则很少遭受这般不幸，很少像那两类人士一样会遭遇到这样那样的人世浮沉，变化不定。他补充道，如果听他的话，那么我既不会像上层生活的人士那样生活上贪污腐化，道德败坏，因身心憔悴而生活不适，疾魔缠身；也不会像那些底层体力劳动人士因干粗活而缺衣少食，历经沧桑，以致贫病交迫。这是他们生活方式导致的必然结局。因此可以证明惟有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才有福气品尝到人间一切的美满幸福和安逸舒适的甜美滋味。平和静谧与充实是中层生活的特点。他说，善于克己，坚守中庸，保持健康宁静的生活方式；善于社交，保持一切令人愉快的娱乐消遣；善待自己，尽最大可能满足一切可实现的愿望，所有这些都是中产阶层人的福气。远离艰辛，悠然自在，坦然处世，毫不费力就能获得淡泊宁静的幸福。人们如果能够照这样的生活方式沿袭下去，直至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他们既不用像底层人士那样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为每日三餐奔波而让自己为生活操劳，也不用像上层人士那样挖空心思钻营，攀附权贵，巧取豪夺，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灵魂丧失了安宁，肉体不得安歇。所以这种层次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忘掉人生的辛苦酸涩，品尝着人间的甜美滋味，洒脱自在的走过人生历程，体验什么是人生的幸福，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越证明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幸福的标准。

然后他很真诚地告诫我，千万不要贸然采取行动，没必要使自己因为鲁莽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同时为我分析说，我没有必要选择操劳奔波的道路，其理由是我们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

优厚，完全有条件避免颠沛流离和冒险漂泊的生活。他说他在潜心关注着我，并会为我把生活的道路安排妥帖，使我过上他刚才极力推崇的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作为父亲，他很愿意尽其所能，帮助我步入中产阶级安逸舒适的生活。他最后重申他的观点，要我听他的话，尽早放弃对自己有害的荒诞想法。他还指出，作为父亲他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他已经尽责了。他警告我，假如我还不听父辈的忠言，一意孤行坚持这种古怪痴狂的幻想，我以后要是过不上悠然自得的幸福生活，那就谁也不用怨了，只能怨自己的命运作怪或自己的过错所招致。我知道，他找我谈话的中心意思要我听他的话，乖乖地留在家里，听任他为我安排一切，沿袭他所指引的生活道路走下去；反之，从父亲的角度看，他肯定极不愿意看到我离乡背井，吃苦遭罪，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再三再四地叮咛我，要我以大哥之死为前车之鉴。他说他过去也曾同样恳切地对我大哥做过一番谆谆劝告，劝他千万别去低地国家作战，但是忠言逆耳，他一点也听不进去。年轻的他一腔热血奔赴佛兰德从戎，父亲感到很悲哀的是，事情的发展正如自己所预料的那样，大哥最终还是落了个血洒疆场的结局。父亲不断地说，虽然他每天都会不停地为我祈祷祝福，但他敢断言，如果我和大哥一样做出不明智的抉择，上帝肯定不会保佑我的，真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时，怨天尤人，后悔也已经晚了。但在那个时候，父亲的这番苦口婆心的忠言我哪里听得进去啊？

后来回忆起来，他语重心长的谈话的最后一部分，倒是颇有点预言的意味，虽然当时连我父亲本人也不曾料到，他的预言会不幸地在我以后的生活经历中出现了。但是他面对面和我说话的时候，我见到他谈起到我大哥在战场阵亡的懊悔神情，见到他在谈到我的前途的一筹莫展，他那哽咽着的老泪纵横的激动样子，还有这段诲人不倦的教导，把我深深地打动了！是啊，此时

此刻我的心灵怎么会不为此举而感到巨大的震撼呢？

这次我可是真下决心了，决定遂了老人的心愿，放弃漂洋过海的想法，规规矩矩地待在家里。可是老天啊！仅仅不过几天，我的决心就彻底动摇了。几个星期之后，鬼使神差的我为躲避父亲的絮叨，竟然决定离开父亲，一心要远走他乡。不过，我这次并没有贸然行动，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一下决心就鲁莽行事，好容易待到母亲心情稍好的时候，我便和她提起自己这个真实的想法：一是我真的很想到外面去闯荡一下见见世面，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我都不想干；二是此事最好征得我父亲的同意，但愿他别硬要把我留在家中，我们父子两个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议一下，最好不要出现父子翻脸的结局而致使我离家出走。我已满十八岁了，如果要我在任何其他行业从学徒做起或是现学当律师的助手，一切从头开始为时已晚了。而且我敢断定，假使要我听从父亲的安排去从事这些工作，我决不可能有那么大耐心坚持到底的，极有可能没等到学成出师早已出走，跑去漂洋过海了。既然知道结果早晚都是一回事，我请求母亲替我去父亲那里通融一下，请求父亲答应我实现自己这个远洋漂泊梦想。那样的话，有一天等到我返回家乡后，也许我就会对漂泊的生活感到厌倦了，就不会再吵着离家远行了。我还向她发誓，那時候定会加倍努力，以弥补我所失去的时间。

我这一席话使母亲感到既恼怒又尴尬。她告诉我，她很了解父亲的禀性，和他谈这件事完全是白费口舌。他是万万不会同意我离家远游的计划的，因为他分明早已看透了同意我这个想法所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我母亲很奇怪，她知道我父亲已经和我做了深谈，而且父亲苦口婆心地劝告我，我怎么可以重提这种问题呢。她和我表态，要是我想自寻烦恼，那是谁也没法拦得住的；同时她要我相信，我的想法要想得到他俩的认可是绝对不可能的。作为母亲，她决不会帮着我走向自毁的道路；免得以后有

人说，当初我母亲是愿意我出走的，而我父亲坚决不同意。

虽然母亲当着我的面坚决不肯答应把我的话转告给父亲，但是后来我却听说，她最后还是把我们母子谈话的内容统统都告诉了父亲。父亲本来就很关注我的前途何去何从，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的这个决定后感到更为担忧，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对母亲说：“这个孩子只要留在家里不出门，他肯定是会生活得幸福美满的；但是他如果非要闹着去漂洋过海什么的，极有可能遭遇到莫测的灾难和不幸。为此我肯定不会同意他出去的，否则我当父亲的准得追悔莫及。”



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最终还是离家出走，漂洋过海去寻梦了。在远离家乡前的这一年中，无论家人劝我干什么我都不理不睬，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心里明知父母坚决反对我出门，可我的决心已定，就有意识地常和父母亲念叨自己要出门远行这个心愿。有一次我偶然来到赫尔，其实当时我并没有私自离家的念头。不过后来在那里我无意间遇到了一个朋友，他正准备乘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他用招水手出海的办法，劝我跟他就伴儿一起做一次航海旅行，还引诱我说这是一次免费海上之旅。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于是决定出走了，没有征得父母亲同意，也没有给他们留一封信。给父母留下的惟有无尽的惦念，老人家一直在等待我在远方的消息和我的归来。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当时处境和将来后果，我不需要上帝的保佑，也不需要父亲的祝福，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的家乡父老。尽管上述的一切预示着不祥，我竟然丝毫没有留意到。1651年9月1日，一个预言着不幸即将降临的时刻，我匆匆登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我确信，这世界上再没有一个青年冒险家像我这样不走运，而且这种

不走运来得那么迅速，时间持续得那么久。我们所乘的船刚刚驶出亨布尔港，大风就突然袭来，风浪大得惊人。面对这样颠簸，我这个从来没有出过海的人，觉得既难受又恐惧。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状况，心里七上八下的，总有种说不出的不祥的感觉，惟有这个时候我才开始反思我以往的所作所为，负气地离家出海，丢下疼爱自己的双亲，置他们的循循善诱于不顾，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真是作孽，眼下老天对我的惩罚，是多么地及时而公正啊！此时此刻我耳边回响起往日父母对我的所有的谆谆教诲，父亲的眼泪和母亲的恳求又都一齐涌到心头。虽然这时我的良心还没有昧到极点，我最后一次还没有原先那样固执己见，执意顶撞父母致使他们伤心，但现在开始暗暗自责了，觉得自己真不该啊，真不该不听逆耳忠言，真不该丢弃自己对上帝的祈祷，真不该丢弃自己对父亲应负的职责！此时，一切已经为时过晚了。

这时风暴愈来愈凶，此前我从未领教过大海的厉害，大海的波浪滔天，实际上这会儿的海浪还赶不上以后我多次所经历的那么令人惊骇。即使几天之后，我所遇到的风浪也更大更为惊人，可是对于一个没有出过海经验的青年水手，足以令我感到惧怕了，何况我对海上的一切可能突发的情况毫无思想准备呢。想到这些，我的心里害怕极了，我觉得几乎每一个掀起的浪峰都有可能把我们吞进大海之腹。我的心里也不安极了，每一次我们的船在海浪的漩涡中打转时，我在想这一次我们的船会不会再也浮不起来了呢。我的心里痛苦极了，我每一次从死神手里挣脱后，就开始不停地发誓，不停地下决心。我告诉自己说，如果上帝在这次航行中恕我不死，如果上帝让我再度登上大陆，我一定会直接回到父亲那里，我发誓这辈子不再离开家乡父老，我发誓这辈子不再离陆登舟。同时我心里后悔极了，我发誓今后听从父母的忠告，我发誓今后绝对不再一意孤行，我发誓今后绝对不再自寻不幸。现在我的心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此时我才真正理解

父亲以往常说的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该有多么的悠然自得，该有多么的惬意舒坦啊！只有此时我才从心里赞叹父亲以往常说的幸福生活的标准是那么明智，的确，他老人家一生经历中就真的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现在所遇的海上惊涛骇浪的颠簸，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陆地上的烦恼哀愁的折磨。我一次又一次地暗自发誓，但凡有一天我能够生返，必定浪子回头，即刻回到我的故土，即刻回到双亲的身旁。

这些既明智又清醒的思想，反复不断地出现在狂风暴雨里的每一次风浪大作的时候，或是出现在每一次风浪平息的短暂片刻之中。但是到了第二天，海面一片风平浪静，我开始对海上生活习惯了。大概是有点儿晕船的缘故吧，我的心中还一直焦虑不安，有一丝抹不掉的不祥的阴影。这天晚间时分，天气完全转晴。风浪过去以后，黄昏时分，太阳正徐徐下坠，显得清晰而妩媚，此时的海面显得静美而安详。次日清晨，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徐徐升起，我从来没有见过阳光如此的柔和，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如此的静谧，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赏心悦目的海景。此刻，我的心情似乎也阴转晴了。

这天夜里我睡得很好，一点儿也不晕船了。注视着眼前的大海，我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一切，我的兴致变得很浓，感到既好奇又感慨：大海啊，有着如此善变的面孔啊！她昨天还是那么咆哮怒吼，这一会儿是那么平静惬意。这时那个怂恿我出海的朋友走过来安抚我，他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怎么样啊，伙计，昨晚的那阵小风让你受惊了吧？这会儿感觉好多了吧？”“什么？你管这叫一阵小风？”我说道，“这可是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就叫风暴？你真是初次出海的新手啊。”他答道，“居然管这叫风暴？这点小风小浪，太小意思了，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放心吧，只要我们的船质量优良，海面宽阔，经这么点儿小风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初次航海，还没摸透大海的秉性，以后经多了就

不在乎了。来，我们弄一杯酒来，干了它，就把昨天一切都忘掉了。不信你瞧啊，现在海上的天气多迷人哪！”大杯的酒端上来了，就入乡随俗吧，于是和其他水手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使我忘却了这段伤心事，开始了水手的新生活。就在喝得烂醉的那一晚，我把自己对往日所为的反省和对父母的歉疚，以及刚刚发过的一切誓言全都忘掉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之后，我慌乱的心情也随之变得平静了，对大海的种种担心和恐惧也随之消失了。我原先的那个心底久存的愿望又回来了，在危难时刻我发过的一切誓言和对亲人一切愧疚全忘得一干二净。确实，我的思想不时地也有过反复，可我好像彻底地变了个人似的，和伴儿们饮酒作乐，不久便控制住了自己，打消了返程的念头。五六天之后，我就心安理得了，和任何一个年轻人那样，一心一意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再不让倒退的想法扰乱自己的心绪。好像一切都是早已注定了的：我不得不再次经受考验。也许这是天意吧，我知道自己是自寻原本就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还不吸取这次的教训，还不及早摆脱险境，说不定下一次会面临更大的凶险，那个时候我们之中最心硬的汉子也要忏悔的，也要祈求上天发慈悲的。

出海之后的第六天，我们的船驶进了一个所有船只必经的公用港口雅木斯港，当时的天气倒还算晴和，但一直是逆风，所以自从那次风暴之后，我们的船并没行驶多远，就被迫在这港口抛锚停泊。西南向的逆风一直不停，一连吹了七八天。在这段时间内，许多由纽卡斯尔驶来的船只也都抛锚停泊在这个港口，停靠在这里的船只都在期盼着风顺之后驶往泰晤士河。

原计划并没预料到会在这儿停很长的时间，我们本该顺着潮水驶入河口，但是风实在刮得太厉害，而且我们在这儿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倒愈来愈大，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这里一向被认为是优良公港，我们所抛锚停泊的位置又很好，加上我们的船只

本身质量很好，正是因为这些缘由，船员们有些麻痹大意，一点也没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危险，和往常一样尽情吃喝玩乐。到了第八天的早晨，风浪加剧了，全体水手一齐动手，把中帆降下，把船上一切物品都安顿得结实妥帖，使船只在水上行动自如。中午时分，巨浪翻卷，来势异常凶猛，前甲板多次沉没到水中，有一两次我们的锚几乎固定不住了，情势很危急。此时船主果断下令放下备用主锚，我们启用两只锚固定船只，还尽可能地把锚缆放松到最大限度。

就在这个时候，真正可怕的风暴开始向我们袭来，我看见那些有经验的水手们脸色突变，感到了一种恐惧正一步步地在逼近我们。船主本人虽然坚守岗位，保护船只不受损坏，就在他进出船舱室，在我身旁经过时，我几次听到他喋喋不休，喃喃自语，轻声祷告着：“仁慈的主啊，发发慈悲吧！我们都被毁了！我们都完了！”等等。我被这个情景惊呆了，慌乱极了，我仰面躺在挨着船舵室的一间船舱里，一动也不动，这种难过的滋味真的难以描述。我的心变硬了：忘记了第一次的那种忏悔，忘记了对上帝的祈祷，忘记了对死亡的恐惧。自从上次接受暴风雨的磨砺后，早已经历过生死的考验，心里想着上次朋友对我说过的话，这点小风比起上一次的来也算不了什么。但我无意中听到的船主自语祷告，说我们马上都会没命了时，我的心里又害怕极了。走出舱室向远处眺望，波涛汹涌的浪尖如同山峰一样起伏，每隔三四分钟就毁灭性地迎面向我们扑来，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舱外见到的是一片目不忍睹的惨象：实际上我们船的四周不断被不幸灾祸所包围。我看到就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条船由于超载，它们的主桅已被风削去；这时我又听见我们船上的水手们大声惊叫：只见离我们不远的一英里处，泊在我们前面的那条船已经沉没；还有两条没有桅杆的船只脱锚了，如同两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离开了港口，漂向海面。倒是三两条轻舟，它们

运气很不错，在海面上漂着一点也不吃力，侥幸躲过了这场灾难。它们靠着一根角帆，听凭风浪吹动着，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

天色向晚的时候，大副和水手长向我们的船主提出请求：同意他们把前桅砍掉，船主这边当然很不情愿。于是水手长上前直谏说，如果现在还不动手砍去前桅，船马上就会沉没的。无可奈何的船主这时方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船只的前桅被砍下以后，主桅也变得不稳当了，整个船体在不停地晃动，最终只得把主桅也一起砍掉，仅剩下来了一块光秃秃的甲板。

在此期间我的心情处于什么样子自然不难想像：由于我仅是个初次出海的新的水手，以前遇见的一点小风小浪都感到惶恐得不得了，如今身处于这种前所未遇的险情下，我此刻的恐惧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了。直至今日，每每回忆起那些往事时，我觉得在头一次的忏悔之后又义无反顾地重蹈覆辙，这种恐怖比我面临死亡还恐怖十倍。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我对风暴的恐惧，将我置于难以言状的境地。可眼下更加糟糕的事情还没有来临呢。风暴持续不断地狂吼着，连水手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们从前的航海经历中从没遭遇过比这更空前严酷的海上风暴。我们的这条船还算质量上等的呢，可由于负载过重，此刻海水已经远远超过吃水线，这意味着我们的船正面临着被海水完全吞没的威胁。可以想像一下水手们一齐大声惊呼船下沉了的悲壮场面。幸亏当时我不懂 founder 一词的涵义，并不了解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所以此时的我看起来比在场的其他人来反倒镇静许多。后来我问起他们时才知道这是“下沉”的意思。海上的风暴越来越大，这时我目睹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壮观场面，船上的人个个垂头丧气，船主、水手长连同一些比较有头脑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在做祷告，随时准备着船会沉到海底。

更严重的险情就发生在半夜里。几个水手到底舱去检查，